

宋

紀貳

卷拾之貳

增評加批歷代綱鑑補卷三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琅琊 王世貞 趙田 袁黃 編纂

後學 崇川 葉震小涵 甫 校

○英宗皇帝諱顥字元澤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於宮中立為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第十三年也仁宗無嗣養於宮中立為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第十三年也

甲辰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太后復奏后母事

稱善琦因自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

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鄭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應聲命鑾儀司撤簾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三曰無德望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三曰無德望以能任事者

丁南湖曰殿名孝嚴殿則仁宗為嚴父而英宗為孝子也即此是定議矣厥後漢王典禮之議何若彼其紛紛也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貶新州○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帝中忠建議欲援立資以選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文構兩宮一日

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韓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新州取空頭敕

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恣意南方中外咸快之

詔日開經筵○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感暑感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

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經筵從之

九月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東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如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今若於

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

至中書與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非方築繁使賊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今雖益兵實不可用彼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

保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

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廣兵二十萬則是軍也無幾矣又曰永不充軍則民至遇而神矣可誰耶其未流

之弊必將割地待兵而後人以其兵其禍可勝言哉

英宗皇帝

上海富強齋公校

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

先帝權陛下於眾人之中升為天子

唯以以后數公主屬於陛下

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

長公主數人皆屏居

開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又陛下凡自奏請不肯與奪

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

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

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

國家重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

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

以他人之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收專權之利者也

丙午三年

二年

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龍

鎮之罷因情憤之是以君子而攻

君子矣故具書龍罪在情也

○自韓琦求出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嘗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

陳州時論謂鎮以議濮王違禁事忤情倘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

鎮之出脩為之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權陛下於眾人之中升為天子唯以以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開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自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重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之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收專權之利者也

丙午三年二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龍鎮之罷因情憤之是以君子而攻君子矣故具書龍罪在情也○自韓琦求出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嘗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謂鎮以議濮王違禁事忤情倘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之出脩為之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契丹改國號曰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也

司好善之康矣

臣國本安民心之

大經也

雖功績重望

然猶不忍舍其

寵之末

或笑曾出產甚

後世咏歌是德

雖宋以司馬光

翰林學士謝表

司馬光不脫四六

聖祖司馬光除吏

傳為通議其德澤

不四六者其德

尚排偶越深時

光不能以四六

所以為當時之

故及之潘仲其

故及之潘仲其

方年至福簡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策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抗言曰必賴王也適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軍制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彦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難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英宗有疾而立太子此亦國本安民心之大經也書於冊源

張時泰曰英宗繼位於受命之初是未可知與熊掌之為美也至其傳位於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舍熊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克禪者是不有魚與熊掌之味也

丁未四年英宗繼位於受命之初是未可知與熊掌之為美也至其傳位於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舍熊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克禪者是不有魚與熊掌之味也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史臣斷曰英宗以明哲之資繼統之命執心固謹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政事與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難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咏歌至德何其感哉

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文彦博兼中書令

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太后封徽中之曾孫定國嗣後經之女帝為顧王納為妃

三月歐陽脩罷脩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崇義公榮諒致仕以其子若納襲爵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

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感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國且可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丁南湖曰宰相之職以親賢斥不肖為首務是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觀唐介斥張亮佐郭水佑其具宰相乎史稱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信乎其為君子而與之相趙抃一制矣

閏月以王安石為樞密副使終英宗之世王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相楊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輒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遂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曰安石居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才必不欺罔吳奎曰安石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謹非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甯府眾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張時泰曰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維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之知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為諸公之罪人而且為萬世之罪人也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實必罰語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曾公亮疾琦專因力薦安石觀以間琦也琦執政三朝或言其事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

所得盡在是矣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元年君人君繼統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曰日食於此天戒
嚴矣厥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強之象於茲兆乎

於南渡乃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世道之興衰事機之起伏皆自夫人為之而天道亦未嘗不與之相得應真神宗即位之初首召王安石為學士明年紀元之始日即食於三朝人事欲興於下天道遂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由此而上則為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為哲宗徽宗欽宗而至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細以唐介參知政事

鑑二月以孔若蒙襲封衍聖公

鑑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

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日帝**曰卿可謂貴難於君**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

可以有為二字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傳說被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

以助治者特陛下擇術不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養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凶凶安石曰惟

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六月詔野唐魏徵狄仁傑後

九月封太祖曾孫孫氏海安郡王平涼府
 帝諱金寶纘續寶倉太祖廟無以稱乃下詔追尊厚惠王結力指舒圖公從世嘉太太祖祀世勿

緯聖彷彿宣祖太祖守之子賢極其極一人為守世其公以奉其祀四世弗克寧行惟神宗行之此亦從厚之深意也

金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在開封府南黃門外
亦甲子正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臣等勿復言
言事上言事具奏乃拜父的月嘗有言近
可慮也安日帝幸靈壽寺為愛自己下能當降
下者降唐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謂之聖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謂

曰聖也。孟子曰。官室者。所以爲朝臣厚祿。所以養賢。所以下逮者。以未尋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適宜耳。故耳。賈誼傳秦頭會其欲。以供齊也。安石曰。不然。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矣。天下安有比理。天地所生財貨不妄。則在官放散法。及其善乃甚於加賦比蓋矣。弘羊獻武帝之言。爲慶書之。公見

其不明耳漢武帝以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作平準法罷天下貨物貴賤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

單詔引常家責病府有府遂不復辭○以王詔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詔遂行晏西蕃前龍琦帥其眾內附初詔為建昌軍司理建昌軍今詔

關上平戎策三以為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覆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河湟二州皆西羌地古渭今鞏昌府照州今臨洮吐蕃月廝

囉一喃族國其間喃囉喃本西屠屬即吐蕃之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為奇諱故以韶經畧秦鳳機宜文字

陳元發此言簡而中
運勝歐陽修明堂論
遠矣
烟燭相附非松柏
騰芳名書

士大夫多以為得

事
袖中彈文乃新
光喜得人
君是亦為是言
呂誠疏安石十事

城郭甲兵糧儲三者
皆遠防要務惟恐苟

嘗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召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旨問之甫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之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補置曹鹽場於永興軍罷通商法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慰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公輔言腰下不宜行劍法當點安石惡之○以韓維為翰林學士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初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皆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需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聲子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

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諱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訝然曰眾喜得公奈何論之諱曰君實亦不若是言那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害人佐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所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以忠大詐以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暴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十事

初託疾及

除知江南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選重臣而不論二也待諸將諫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鄣批以沮異議四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資倚在政府則無非費弄威權六也黜黑黑之尋指害政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譴誅八也上方親臨九議乃震張辟光難

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在南陽府城西南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

丁南湖曰 臣詢於安化立朝諸儒絕學也自論語去御史史還嘗言安石補廕是謂年輩謀也復三年以疾論新政未幾仕是謂以疾謀也論為端之陳乃以言責盡殫其真志教傳家哉

以呂公著爲御史中丞時安石嫌呂公獨不附己乃自用公弟公著公著爲中丞以偏之公獨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綱七月行均輸法漢武中置大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凡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賦平其所在時候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責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直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

不能贏餘歲數難於倖低而不取不足速方有倍從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黨徒使商大費非公之志以擅輕重飲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綱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寬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從運使薛向領其事蘇軾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貴也整復如前此錢一出恐

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邱文莊曰此舉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

綱羅列國于盛治純仁仲淹○聖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搖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堅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

見其有有德名而將
相者何能離遠以
相濟已足久之將
以親有而德之宜
當其然或不寡之
邪然純仁固曰將
親於德故以此舉
見於純正正以此
見德事小臣苟非
不當事大者則非
治理者固曰若正
可收親睦而親之
在德操而親之在
德操既見於君子
人之分存心位宜
德地之進退宜則
大小若純仁言則
好之將親適宜先
之謂之得先又何
疑焉若得先又何
右之德稱其口說而
行之則言者之或
有一得亦足見德
以義之見耶

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剋弊為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顧深究而力行之如同脩起居注及諱尚行均稅法來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威地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樞密執言財利則青玉軻都老成為因循葉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當合意者為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龍職執政使喻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中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治山西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阻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周靜軒曰新時集陰謀賊不出四月而賢者之被黜者六人膝前以見忌安石而罷任鄭卿王拱辰以視新法而去官幾公編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誼法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專橫矣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而不去其官責有所歸矣

綱目程顥權監御史裏行初額河南舉進士調普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為無所容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觀焉苟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客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額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然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張時泰曰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盡其心志而知用程顥則以大有為之君遇不召之臣雖以王猶反手也天胡竟棄其會耶

聲虛聲曰吾民三代之君也務欲惡悟之以而求忠信之化獨不可行於今乎
 吁奈何哉
 臣明道其庶幾矣惜乎天未欲平治天下而帝偏信安石明道在朝且未幾已罷矣

○國**刀口**登州午鹽上計數有希集及夫易四北及安勇遂自來去日已過嘉百直事免所因之障

定言者伯言所治則刑吾家近令方人（正）社無至以言這一大教不效言遠大信而不死入排而並而不治曰我輩信不信言者行免所曰是

言似誨書帝命曰朕若王豈不誨生石以道者是大言臣何異對帝作若伯罪在言屈書以言身夕之而事臣也言者所因得以言屈王帝之

臣等竊以原諒之旨。宜然謀殺首原。理其失安。石力主此議。神宗偏信安石。雖司馬光之忠言。劉廷等之正論。安石而不文。原諒當矣。主其議者。不以至是計。從安石。則老矣。今當還老還。其言者。君不巳。乃安石之計。日。雖傷而不死。然原其情。則不可恕也。

誠皆不悔悟是知天下之事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衆君子救之而不足可勝惜哉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魏志以新法爲善而行之者安石也其時和者志在於求嘉實而不知其心皆以新法爲善也假使神宗聽紹新法之不善安知附和者

繫累難巨
 不羣然毀譽之也陳升之附和新法至宰相志願滿矣則立異欲不與條制司事以自解免於公議處事變而併受責也呂惠卿附和新法
 至執政思天下惟安石爲能之乃起卿秩李士淵之獄旋其無使上知之書以頑密之其也若唐向附前去未得美官乃降數安石之惡於親陳執

前以鐵新法被罷抑鬱無聊乃上書言書實便向還不知嗣其合作離或譽或毀惟繫乎富貴之得不得豈計新法之善不善哉當時元老舊施

之教類遂傳聖學既絕之統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不其然乎

此法公議而後進

今民自應度參衆之

至是除制司請以諸路常平應

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俟思

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九月行青苗法平給稅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年雜本散與戶令出息二分春秋秋斂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轄多兵其而糧儲不足常打其缺

今民自應度參衆之平給稅法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

至是除制司請以諸路常平應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俟思

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俟思

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

廣淵之政編義必見沮於子

平古所謂其法安
何及矣
安石令書者皆極
其不然
清獻不能則果所
致

祖宗之法不可變
司馬光呂惠卿論
變法

治天下如居室
宰相以道德使人
主司馬光言責治
之罪

太宗平河東去積
法
司馬光至論

與異論立亦極
司馬光辭極密
樞密副使辭表
司馬光制行之勇

光琦行人所不能
行

祖洽明如新法出
執政對策巧為阿諛
以希進取其心術已
不可問其最其祖宗
之政為國備節制
去極矣以次大義
實其所不各司術者
青苗亦不其意其
神宗亦不其意其
以示臣子之教哉
呂惠卿過人教者
孫覺周敦頤等
之說

不報
周靜軒曰
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乎哉

不報
之所致也愚存其為剛直劉琦謂其量括拱手但務依違信矣子
周靜軒曰
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乎哉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因辭不拜○時帝御選英閣聽講光請曹參代補何帝曰漢常中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竊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為湯文武之法不變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
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治象之中門曰象魏諸侯朝朝之所禮天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縣有五年
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學者王巡狩則謀之不自變也刑新
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焚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使司堂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
其事今為制置司條制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制置用制則當更矣今為看詳中書條制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居錢
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盛乎太宗平河東立羅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羅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更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目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是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大
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
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制司道
選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語數語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王安石欲沮琦從之琦辭安撫之職此官行人之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
大操守剛方者
易克勝是哉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草而新之得提舉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治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
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遂踴躍至此數請繼之

邱文莊曰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然就為名士所治而更三歲之制繼以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一時士子咸希其意習其說
非是無以得富第第祖洽首迎合安石意得首選自是士風大變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呂家正王曾者出于其間而所得者皆命家最優邪小
人之輩何趨時好諛諂善人以成一代之禍此無他蓋由王氏之學不正在有以啟之也歟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乎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及
青苗法行首議者指為周官泉府之法覺乃條奏其妄曰成周賸餘將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
經乃引王莽計歲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息於泉府則泉室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

經乃引王莽計歲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息於泉府則泉室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

經乃引王莽計歲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息於泉府則泉室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

聖世宣稱求元主

之法

青苗有追呼抑配

之起

解之起時地不同

何主有發甲以清君

則之事公者雖至惡

亦必不為此言安石

法矣不問而知其妄

言安石既不悅抑復

怒公者欲假此兩端

之律宗不能公者遂

兩端無任小人之

惡也

趙抃人中表儀

容益入空而聚其

舉朝方是事

御史常用學士

封還制書

應前三舍人

以已邑卿兼判司

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數縣教者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遂覺行視虛實覺言實不願與官相安石賜履罷遂坐奉

詔反覆敗知廣德軍按安石行新法益損用廣官畧府之說也張覺判折幾繼上陳天龍此固當時革道一大機會也頗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穎州監察御史王子韶等皆罷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脇之以威勝之以機而能

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欲為流俗浮論豈嘗賢而令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

網羅作罷按文嘉并日所為○自新法行拊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拊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新法益堅拊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

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流俗違眾固民順非文過奏乞罷去位乃出知杭州拊長厚清修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

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法之於安石既敗其新法之端於前復抑其新

以韓絳參知政事絳雖陳升之之附會新法未數月遂○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為

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舉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

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常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會宋敏求等言定不由登奏議奏朝制封還制書詔諭

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宗愈亦罷

丁南湖曰忠義會賢者禍福動情難乎三人相繼也壽太史兄弟三人相繼書祖梓試君而兄弟故易之為古祭之神宗聽王安石驟擢李定而敏求

與頌與大臨亦三人相繼封還制書詔諭有齊太史之風烈乎厥後安石之黨不久散滅而敏求大臨皆復侍從以令然惟頌歸然元老得相

於哲宗封公於徽宗君子謂安石之邪術諸賢之正論自此始定矣

監察御史程顥之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屬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

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

職不省論議無補望乞前長官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為西京路同提點刑獄顥固辭乃改授簽書

鑑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惠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欲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狼狽周

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常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貸不出本勸民出惠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言常以非諫官體不奉

詔竟落職○監察御史裏行張戢戢之知公安縣戢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戢又指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曰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

廣極不知省其信安石深矣

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達李承之使淮南質突厥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個說遂不行

以劉岸知開封府○岸不肯屈事王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岸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便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岸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劉岸不附安石

曾公亮罷○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公亮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

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曾公亮以老求去

劉深源曰王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京為中丞嘗上疏論王安石言張氏當廢數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並用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宜山縣范祖禹同修通鑑許之尤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當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

何至覆邦家蓋其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邪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

策賢良方正之士熈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

之事陛下措置立法自謂庶幾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子及養弟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

京責讀其言有理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

疏言所薦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致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黜黜但欲

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敵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紹興鳳凰經使李師中知舒州○師坐力言王韶開邊不便故貶初師中任州縣邠州狀包拯奏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

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按開禧年師中知舒州時師中已死師中祖正祀何應龍素王十載為民十載忘一人服飲萬人止

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出判應天府○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賴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書苗不見聽一宜去焉

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乎定選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及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

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罷師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拘捕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逐之歸仕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待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

臣去者二